

京劇叢刊

第三十八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編輯

419
3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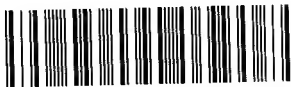




京 剧 丛 刊

第三十八集

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辑



3 0406 8124 3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96号

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統一書号：10039.521 字數94,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4 $\frac{1}{8}$

195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册

定價 (7) 0.35元

編輯凡例

一、編印《京剧丛刊》的目的，是为了選擇中国京剧中的优秀剧本整理出版，供各地剧团和讀者們参考。

一、《京剧丛刊》所收的，多数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京剧傳統剧本（包括一部分京剧舞台上比較流行的昆曲剧本）；但亦酌量选取一些目前虽不很流行而内容和表演艺术較优秀的值得推广的旧有剧本，以及經過实验演出并有一定影响的改編、創作的剧本。

一、凡傳統剧本，都是根据目前舞台上流行的底本进行整理的。其中若有比較重要的改动，即在每剧的“前記”或“附注”中有所說明。

一、所有傳統剧本的整理工作，絕大部分都吸收了對該剧的内容和表演方面有經驗的演員参加，并經過了实验演出。

一、我們曾力求以严肃謹慎的态度对待这一工作，但以能力有限，难免有不够妥善之处，希望各地演員、專家和讀者們指正。

目 次

凤还巢.....	1
靳颜良.....	63
扈家庄.....	77
白良关.....	93



854.419
454.3
-38

凤 还 巢



799951



前 記

《凤还巢》的剧情是写：明朝退休的兵部侍郎程浦有二女：长女雪雁性憨貌丑；次女雪娥系妾所生，聪慧秀丽。

一日，程浦郊游，偶然遇到故友的儿子穆居易；看他少年英俊，有意把次女雪娥许婚；回家同夫人商量，夫人想先嫁亲生女雪雁；夫妇各持己见，争吵不休。

程浦约穆居易在他的诞辰来会晤，并且暗嘱雪娥借机相看穆居易。至时，宗室朱千岁也来祝寿，窥见雪娥貌美，暗起垂涎之心。程浦向穆提起嫁女的意思，穆当即允婚，并且被留在程府暂住。雪雁闻知，夜至书房向穆引誘，穆误会程浦欺己，遂愤然出走。适程浦被朝廷起用，离家赴军，朱千岁乃趁机假冒穆名迎娶雪娥，程夫人亦趁机将雪雁代雪娥嫁出。成亲后，朱千岁才知道是误娶，但是后悔已晚。

穆居易离程家后，途中巧遇程浦，由周监军把他荐到洪元帅军中任职。以后因为平乱有功，受封为镇威将军。适雪娥避难到军中寻父，经周监军、洪元帅为媒，使穆与雪娥完婚。花烛之夜，穆仍记前事，不遂成亲；

待揭去盖巾，方知新妇并非前在書房所見之女，經向程浦等人賠罪后，一場誤会，始得平息。

这个戏是梅兰芳先生中期以后經常演出的劇目之一。脚本系根据梅先生演出本，由許源来、許婉傳、何异旭共同整理，并經梅先生亲自校訂。

剧中人物

刘 鲁 七(净)	程 浦(生)	朱焕然(丑)
穆 居 易(小生)	程 雪 娥(旦)	程夫人(老旦)
程 雪 雁(彩旦)	周 监 军(净)	洪 功(生)
八 嘎 兵(下手)	家 院	丫 环
程四家丁	朱二家丁	僧 相
周四军士(龙套)	洪四军士(龙套)	中 军

第 一 场

〔八嘎兵引刘鲁七上。〕

刘鲁七 (念)自幼生来胆气刚，练就拳棒与刀枪；

结交绿林英雄汉，桃花山上自为王。

某，刘鲁七。自幼练就全身武艺，来到这桃花山上自立为王，倒也逍遥自在。这几日闲暇无事，不免扮做相士模样，下山走走。——喂喂的！

众 有！

刘鲁七 看衣更换。(换相士装)小心看守山寨！(唱西皮摇)

校)

山寨之事多謹慎。

游山觀景走一程。

〔八嘆兵、劉魯七分下。〕

第 二 場

〔程浦上。〕

程 浦 (念引)告老還鄉，每日里，快樂安康。

(念詩)昔日領兵在戰場，東征西討保家邦。

幸喜狼烟俱打盡，愿准辭官返故鄉。(家院

暗上。)

老夫程浦。昔年也曾在朝為官，官居兵部侍郎；是我告歸林下，倒也安然瀟灑。今有鎬京的朱千歲，約我到郊外去閑游。家院！

家 院 有。

程 浦 担就食盒，郊外去者。

家 院 人役走上。

〔四家丁担食盒上。〕

程 浦 (唱西皮搖板)

想当年在軍中鞍馬勞頓，

今日里享林泉詩酒怡情。

一路上觀不尽春光美景，

〔众圓場。〕

程 浦 (接唱)不見那朱千岁却为何情。

朱煥然 (內)帶路!

〔二家丁、朱煥然上。〕

朱煥然 (唱搖板)

出城來好天氣揚鞭走馬，
誰不知我乃是皇帝的本家!

程 浦 千歲來了。

朱煥然 老先生您倒早來了。恕我一步來遲，教您久等
啦!

程 浦 豈敢。請坐。

朱煥然 老先生請坐，請坐。

〔眾家丁擺酒具。〕

程 浦 啊，千歲！你看青山綠水，好一派風景也！

朱煥然 真乃好美景也。老先生請！

程 浦 (唱搖板)

舉酒杯遙望見青山一片，

朱煥然 (接唱)這青山真穩重永不動彈。

程 浦 (接唱)溪中水碧油油繞村流蕩，

朱煥然 (接唱)流得緊好一似快馬加鞭。

穆居易 (內)走哇!

穆居易 (上，唱搖板)

今日里悶無聊郊外游玩，
柳絲兒隨風飄春色無邊。
桃花放杏花开美景一片，

看那旁一长者和一少年。

看那旁有一老者和一錦衣公子同桌飲酒，想俺穆居易衣衫襤褸，倘被他們看見，不但无綈袍之贈，恐怕还要嘲笑于我！我不免远离他們几步。

〔程浦看穆居易，穆居易急下。〕

朱煥然 老先生請。老先生您看甚么哪？

程 浦 我看这位少年，眼前虽然貧困，将来不可限量啊！

朱煥然 老先生您怎么会知道呢？

程 浦 我看他相貌不凡。

朱煥然 哦！

程 浦 啊，干岁。招他前来，同飲几杯如何？

朱煥然 这算不了甚么。——小子，把那少年給我叫回来。

家 院 那少年請轉！

穆居易 (返回)何人在喚我？

家 院 我家千岁叫你哪。

程 浦 啊，相公。

穆居易 不敢，不敢，老先生有礼了。——(向朱煥然)这位尊长見礼。

朱煥然 是个書呆子！見人就会作揖。

程 浦 請坐！

穆居易 謝座！

程 浦 来，来，来！待我奉敬一杯！

穆居易 有道是：長者賜，少者我不敢辭呀。

朱煥然 你瞧，他倒念念有詞。

程 浦 請問相公尊姓大名。哪里人氏？

穆居易 學生姓穆名居易，乃京兆人氏。先父兩榜進士，也曾在朝為官。

程 浦 尊大人榮任哪里？

穆居易 這個……老父穆建業，曾居吏部之職，只因得罪劉瑾，家俱被其所害。是我一向在外面讀書，未遭殺戮；如今劉瑾已死，方敢出頭露面。今日煩悶無聊，來到郊外游玩。想我一介寒士，有辱長者明問。

程 浦 豈敢豈敢。請坐！有一位侍郎程浦你可曉得？

穆居易 程侍郎乃是先父的同年好友。

程 浦 你可認識他？

穆居易 只因學生向不在京，所以先父的朋友多未識面。

朱煥然 這就是程老先生。

程 浦 我就是程浦，與尊大人確是同年好友。

穆居易 原來是程年伯，小侄不知，多有得罪。小侄重見一禮。

朱煥然 原來是老賢侄呀！

程 浦 賢侄少禮。自從你全家遭禍，我日夜懸心，今日見賢侄如此英才，不愧是忠良之後哇。

劉魯七（上，自語）原來他們都在这里飲酒。——看相，

看相！

朱煥然 小子，誰在那兒嚷哪？

家丁 一个看相的。

朱煥然 看相的。呆着也怪悶得慌的，你把他叫过来，
我拿他开开心。叫他去！

家丁 是啦！——看相的，我家千岁爷叫你哪。

刘魯七 是是。——三位，不施礼了。

朱煥然 难道說誰还跟你見礼呀！我說你会看相呀？

刘魯七 略知一二。

朱煥然 会就說会，干嗎这么一啦二啦的。来来来，給
这位老先生看看功名富貴如何？看得好，不白看，
我賞你一杯酒喝。

刘魯七 (看程浦)这位老先生先前做过高官，如今何必
再看。

朱煥然 真有两下子。——小子，賞他一杯酒喝！

刘魯七 (接酒)請。

朱煥然 喝罢。

刘魯七 干。

朱煥然 哪儿那么貧哪！来来来，再給老先生看看有几
位令郎公子？看得好，我再賞你一杯酒喝。

刘魯七 这位老先生膝下无后，所生兩位千金；到后
来，养老送終，女婿也是半子之勞。

朱煥然 真敢下断語呀！——老先生，您可有兩位千金
小姐嗎？

程 浦 有两个小女。

朱焕然 有唱，叫你瞞着啦！——小子，再賞他一杯酒
喝。

刘魯七 (接酒)請。

朱焕然 喝罢。

刘魯七 干。

朱焕然 又来啦！

程 浦 啊，相士！与这位少年相上一相。

刘魯七 (看穆居易)这位書生不过是眼前貧困，后來定
是国家栋梁。

穆居易 薄命書生焉能发迹呀！

刘魯七 不可限量。

朱焕然 这么一說全不錯呀！来来来，你給我看，比
他們兩人如何呢？

刘魯七 (看朱焕然，笑)哈哈……

朱焕然 有話說話，打的甚么哈哈？

刘魯七 尊駕之相并无出奇之处。愚是你的富貴在肌骨
里面，必須將你全身揣摸一遍，方能知曉。

朱焕然 你瞧，这么麻煩，到人家那儿一看就能相出
来，到我这儿还得揣摸一遍。好，站起来，你就揣
摸。

[众家人收拾酒具。刘魯七摸朱焕然全身。]

朱焕然 你往哪儿摸呀？

刘魯七 渾身上下，都要摸到。

朱焕然 沒法子，誰註我要相富貴呢，您就請錢！

刘魯七 站好了。（叉攢，笑）哈哈……

朱焕然 你倒真喜兴。^①

刘魯七 尊駕如今不过是倚仗父母的富貴，日后你必要討飯。

朱焕然 你这小子胡說八道。——小子，把他打走啦。

程 浦 啊，千岁。不要和他計較。——啊，相士。你不認識他？

刘魯七 不相認。

程 浦 他乃是鑄京朱千岁，你快快去罢！

刘魯七 （自語）早就知道他是朱千岁！日后管教他曉得我的厉害。（下。）

穆居易 程年伯，小侄告辞了。

程 浦 啊，賢侄。本月十五日乃是老夫的賤辰，到那时請来一叙。

穆居易 定当前去拜寿。

程 浦 我还有事，要与你商議呀。

穆居易 小侄記下了。（下。）

朱焕然 怎么着，本月十五是您的千秋好日子嗎？那我一定前去給您拜寿。

程 浦 不敢劳动啊。

① “喜兴”系北京方言，是笑容可掬的意思。

朱煥然 我這會兒還沒要飯哪，您就瞧不起我？

程 浦 如此，奉請千歲。

朱煥然 我是一定要去的。——小子，走着，走着。

〔二家丁、朱煥然同下。

程 浦 家院，回府！（唱搖板）

郊外閑游遇故旧，

〔四家丁、家院、程浦圓場進府，四家丁分下。

程 浦 （接唱）愿为娇女結鸞儷。

請夫人、小姐出堂。

家 院 有請老夫人、小姐出堂！

〔丫环、程雪娥、程夫人上。

程夫人 （念）井臼操持以教女。

程雪娥 （念）攻書习礼又拈針。

爹爹万福。

程 浦 罢了，儿一旁坐下。

程雪娥 告坐。

程夫人 老爷，看些甚么？

程 浦 雪雁她往哪里去了？

程夫人 是啊，她往哪里去了？

丫 环 到后花园打秋千去了！

程夫人 喚她前来。

丫 环 是。有請大小姐！

程雪雁 （內）啊哈！

程雪雁 （上，念引）不讀詩書不刺綉，每日花园打悠

秋。①

爹娘在上，孩儿万福。

程 浦 一旁坐下。

程雪雁 是。

程雪娥 姐姐有礼。

程雪雁 还礼啦。

程雪娥 姐姐请坐。

程雪雁 坐着坐着。——我在花园玩得好好的，把我叫来甚么事呀？

程 浦 哼！我把你这个蠢丫头！一天到晚尽自贪玩，不读诗书；将来我看你怎生得了！

程夫人 是啊。你看你妹子是怎样的举止；再看你，每日贪玩，不习针黹，我看谁家来要你呀！

程雪雁 得了罢！一来就说我妹妹长的好。我妹妹是我二娘生的，我二娘长的天仙似的，生下她来，当然是不错呀；我哪，是你生养的，你瞧你的长相，我这模样还对不住你吗？

程夫人 哼！

程雪娥 爹娘不要生气。——啊，姐姐。不要这样胡言乱语使父母生气呀！

程雪雁 妹妹，我这是老实话呀。

程雪娥 姐姐相貌本来的不丑！

② “打悠秋”北京方言，即打秋千。

程雪雁 那可是。咱們姐儿俩站在一块儿，可称得起是
一对姊妹花。

程雪娥 啊，姐姐。以后好好讀書刺綉，不要貪玩了，
使父母生气。

程雪雁 我知道啦！

程夫人 还不与我进去！

程雪雁 干嗎拘我呀！在这几碍你們眼哪？——我还是
后花园打悠秋去哟！（下。家院暗下。）

程 浦 唉！冤家呀！（唱搖板）
却怎么生下了这样的孽障，
全不曉女儿家要謹守閨房！

程雪娥 爹娘啊！（唱搖板）
望休怪我姐姐平常模样，
但愿她到后来温慧賢良。

爹娘不要生气了！

程 浦 我不生气就是，我儿坐下。

程雪娥 是。

程 浦 夫人，我有一事要对你讲啊。

程夫人 老爷有話請讲。

程 浦 适才我們在郊外閑游，遇着一桩可喜之事。

程夫人 甚么可喜之事？

程雪娥 是呀！爹爹遇見甚么可喜之事了？

程 浦 遇着同年子弟，穆建业之子穆居易。

程夫人 哦，穆居易便怎么样呢？

程 浦 那穆公子生得是才貌双全，我意欲将雪娥許配那穆公子。啊夫人，将来也好靠他送你我二老的晚局呀！

程夫人 老爷此言差矣。

程 浦 何差呢？

程夫人 大女尚未出嫁，二女反要許人。倘被外人聞知，老爷連嫡庶的名分都不分了嗎？

程 浦 噯！那雪雁她生得丑陋，怎配那穆公子！不如打发雪娥先出嫁，然后我再与雪雁找个人家，也就是了。

程夫人 女儿之事由我，不能由你。

程 浦 我乃一家之主，我看此事由我，不能由你。

程夫人 由不了你！由不了你！

程 浦 由不了你！

程雪娥 (急向前解劝) 啊，母亲到后面歇息去罢。

程夫人 我看事到临头，是由你，还是由我！哼！

程雪娥 不要生气了！

〔程雪娥扶程夫人下，丫环随下。〕

程 浦 这是哪里說起！(唱搖板)

不思量她女儿何等的模样，

她还要一心心挑选才郎。(下。)

第 三 場

〔二家丁手捧衣帽及寿礼引朱焕然上。〕

朱焕然 （唱西皮搖板）

三月天气精神爽，
家家户户喜洋洋。

我，朱焕然。今当程老先生寿誕之期，是我备得寿
礼，前去拜寿。——小子！程府去者。（唱搖板）

小厨带路朝前闖，

〔二家丁下。〕

朱焕然 （接唱）程府拜寿走一場。（下。）

第 四 場

〔程浦上。家院暗上。〕

程 浦 （念）三千座上客，不見意中人。今日乃是老夫
的誕辰，来了許多亲友，那穆公子还不見到来，是
何緣故哇！——家院。

家 院 有。

程 浦 請二小姐出堂。

家 院 有請二小姐出堂。

程雪娥 （內）来了！

程雪娥 （上，念）亲友称觴开寿宴，輕移蓮步到堂前。

參見爹爹。

程 浦 罢了，一旁坐下。

程雪娥 謝座。——喚儿出堂，有何吩咐？

程 浦 为父有意将儿許配那穆公子。儿呀，少时他就要前来，与为父拜寿；我儿在暗中偷觀偷觀，你意如何？

程雪娥 爹爹說哪里話来；女儿終身之事，还是应由爹爹作主。

程 浦 話虽如此，此乃我儿終身大事，岂可草草哇！

程雪娥 这个……女儿遵命就是。

程 浦 这便才是，坐下。

〔二家丁捧衣、帽、寿札引朱焕然上。〕

朱焕然 走着。到了。程老先生家不是外人，随我进来。

老先生在哪儿哪？老先生在……

〔朱焕然看見程雪娥，程雪娥忙退下。〕

朱焕然 啊！老先生今当您的千秋好日子，我給您拜寿来啦。

程 浦 不敢当。

朱焕然 我干甚么来的哪？——来呀，脫去我的路衣，换上我的寿衣，好与老先生拜寿。

〔家丁伺候換衣。〕

朱焕然 老先生請上，我給您拜寿。

程 浦 不敢当。

朱焕然 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您做一个长生不老

的老寿星。哈哈……拿来！（持礼单，向程浦）老先生，我这儿有点小意思，请您收下罢。

程 浦 受之有愧呀！

朱焕然 您要不收，那是嫌轻啦！

程 浦 如此，愧领了。——家院，看酒来。

朱焕然 别忙，寿酒我是一定要喝的。——来呀！脱去我的寿衣，换上我的便服，好与老先生饮酒。

〔家丁伺候换衣，家院备酒。〕

朱焕然 老先生请坐。天太热啦。——来呀。打着点儿扇子！

〔二家丁打扇，程夫人暗上。〕

程夫人 闷得穆公子前来拜寿，我不免偷觑偷觑。（看）看公子身旁有许多家人围绕，虽然看不清面目，定是个富贵人家。我不免将大女儿嫁过门去。日后定享荣华富贵，我就是这个主意呀！（暗下。）

朱焕然 老先生请。——得啦，得啦！别搗啦！——老先生，天不早啦，我跟你告辞了。——来呀！换上我的路衣，也好赶路。

家 丁 是啦。

朱焕然 怎么还是我来的时候穿的那件儿呀！

家 丁 就是那件儿！

朱焕然 别的衣裳你没带来。

家 丁 没带来！

朱焕然 我的衣裳有的是，怎不多带出两件来！没用的

東西，下回記住了！(換衣)——老先生，我跟你告辭啦！請回罷！

程 浦 不遠送了。

朱煥然 再見，再見！

〔二家丁、朱煥然下。穆居易暗上。〕

穆居易 啊，年伯！

程 浦 啊，賢侄。你怎麼此時才來呀？

穆居易 小侄早已來了；只因賓客滿門，不敢造次。

程 浦 有慢了，賢侄請！

穆居易 請！年伯請上，待小侄拜壽。

程 浦 賢侄少禮，請坐。——家院看酒。

程雪娥 (上，念)堂前遵父命，屏後看才郎。

適才奉了爹爹之命，前來偷覷穆郎，待我向前偷覷偷覷。(看)哎呀，看這位公子，神清骨俊，氣概非凡。哎呀呀！爹爹眼力果然不差。(再看)哎呀，不要在此停留，倘被大娘、姐姐看見，說我輕薄，我且回房去罷。(轉回，又看)哎呀呀，好一個美貌的書生！(羞下。)

程 浦 啊，賢侄。我請你前來，有一事要與你商議商議呀！

穆居易 年伯有話請講。

程 浦 老夫次女雖為側室所養，生得倒也聰明秀麗，意欲將她許配賢侄；不知賢侄意下如何？

穆居易 年伯不棄寒微，又賜婚配。只是一貧如洗，聘

礼毫无。哎呀，惭愧得紧哪！

程 浦 些許小事，何足挂齿。这四月初二日，乃是良辰，打发小女过門。一切动用之物，都有老夫与你們送去就是。

穆居易 多謝岳父大人，小婿告辞。

程 浦 慢来，就在舍間，我們盘桓几日呀！

穆居易 遵命。

程 浦 家院，打扫書房，与你姑老爷下榻。

家 院 是。（下。）

程 浦 請。正是：一朝逢快婿，

穆居易 何日报深恩。

程 浦 随我来。

穆居易 来了。

【穆居易、程浦同下。

第 五 場

程雪娥 （內唱西皮倒板）

日前領了严亲命，

程雪娥 （上，接唱慢板）

命奴家在帘內偷觀郎君。

只見他美容顏神清骨俊，

实可叹衣襟褴褛家道清貧；

倘若是苦用功力图上进，

也能够功名就平步青云。

那日穆郎前来拜寿，爹爹与他定下亲事，并将穆郎留住書房，丫环言道，穆郎每日苦讀詩書，将来定有出头之日，我程雪娥可算終身有托矣。

程雪雁（内）啊哈！（上，念）

人說妹妹长得好，我說奴家长得俏；

喜愛我的人儿多，見我美貌都要笑。

穆郎来到我們家了，爹爹将他留住書房。我有心找他說会子話儿，又怕我妹妹也去；我們俩要遇見，有多难为情啊。有了，我找她我們一块儿去。——妹妹，我来啦！

程雪娥 哦，姐姐来了，姐姐請坐。

程雪雁 坐着，坐着。

程雪娥（打量程雪雁）啊，姐姐！

程雪雁 妹妹。

程雪娥 打扮的这样花枝招展，不知是要往哪里去呀？

程雪雁 哟！誰打扮的花枝招展啦，你不知道嗎，穆郎来到咱們家了，爹爹将他留住書房，我找你跟他說会子話儿去，你瞧好不好？

程雪娥 姐姐此言差矣。

程雪雁 怎么呢？

程雪娥 你我乃是女儿家，怎能去到書房，与一外人講話呀？

程雪雁 那穆郎他不是外人呀！

程雪娥 怎說不是外人呀？

程雪雁 是你的丈夫呀。

〔程雪娥害羞。〕

程雪雁 啲！害甚么臊哇！

程雪娥 (故意)是姐姐的甚么呢？

程雪雁 是我的妹丈啊。

程雪娥 啊，姐姐。小妹看来，还是不去的好。

程雪雁 咱們要是不去，他一人在書房，有多悶得慌呀！

程雪娥 有爹爹陪他談話。

程雪雁 爹爹跟他說的是一樣話，咱們倆跟他說的是另一樣的話！

程雪娥 姐姐，你若是愿去，就請你一人去罢；小妹是不能前去的。

程雪雁 好，你不去？

程雪娥 我不去。

程雪雁 我去。

程雪娥 你去罢。去呀！

程雪雁 我不去啦！

程雪娥 怎么不去了？

程雪雁 我要是去，不是替你給他解悶儿去了嗎？

程雪娥 哎呀！姐姐与他解悶，与小妹何干哪？

程雪雁 得啦！好妹妹，咱們一块儿去罢！

程雪娥 我是不能前去的。

程雪雁 咱們走罷！

程雪娥 不去。

程雪雁 得啦！一块去罢！走！（拉程雪娥。）

程雪娥 噯！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

程雪雁 你瞧！又拉拉扯扯的啦。還不錯哪！你不去，
我去。

程雪娥 你去呀，哪个拦阻于你呀！

程雪雁 我說去就去。（下。）

程雪娥 唉！怎么一个女儿家竟这样不知羞耻哟！（唱搖
板）

今夜晚她若到書房中去，
老爹爹知道了定然不依。（下。）

第 六 場

〔穆居易上。〕

穆居易 （唱西皮原板）

感不尽老年伯仁慈忠厚，
念世誼許亲事将我收留。
有一日展才能功名成就，（接唱搖板）
那时节与岳父再把恩酬。

程雪雁 （內）走啊！

程雪雁 （上。唱搖板）

对菱花打扮得花枝模样，

今夜晚書房內我會會穆郎。

到了，待我叫門。哎呀，慢着！他要知道是我，不开門，可怎么办呢！有了，我不免冒着我妹妹的名字，就說有事前來領教。——啊！穆郎開門來！

穆居易 門外何人？

程雪雁 奴家雪娥，有一事不明，前來領教。

穆居易 領教二字，實不敢當。待我來与你開門。（開門。）

程雪雁 穆郎在哪儿啦？

穆居易 小姐在哪里？（看見程雪雁面貌，大驚）哎呀！（唱散板）

面賽過夜叉女稀奇模樣，

吓得我戰兢兢無處躲藏。

住了！你是何方妖怪！早早走去，還則罷了；如若不然，我這里有伏魔寶劍，定斬不饒！

程雪雁 得了罷！奴家雪娥，我爹爹將我終身許配于你，是我怕你一個人在書房寂寞，前來与你做伴。你怎麼胡說起來了！

穆居易 哎呀，這便如何是好。有了！——既是小姐到了，請到門外月光之下，一拜天地，方好答話。

程雪雁 拜天地呀！那敢情好啦！

〔程雪雁被推出門外。〕

穆居易 你出去吧！（急關門。）

程雪雁 啲！怎麼給推出來啦！開門哪！你不開門哪？

〔程浦暗上，見程雪雁。〕

程 浦 啊！你这奴才做甚么来了？

程雪雁 这时候你干甚什来啦？（下。）

程 浦 且住！这奴才她做甚么来了哇！哎呀，想是做出甚么丢丑之事。我不免去至上房，问过这个老乞婆。真真气煞我也！（下。）

穆居易 哎呀呀，吓死我也！有生以来，并不曾见过这样的怪状，怪道程年伯将他女儿终身许我，并不要我半点聘金。原来因为他的女儿，长得如此丑陋，难以订婚。故此假装好意，许配于我。想我穆居易虽然贫穷，岂肯要这私奔之女；怎奈他家又选定四月初二日与我完姻。哎呀，这便怎么处？哦，有了！闻听人说，洪元帅连日整理军务，我不免去到那里，投效于他。倘得一官半职，另订婚姻，也还不迟。这般时候，我也不必睡了，看门外无人，趁此机会，速速地逃走了罢！（唱散板）

遭不幸遇見了这样魔障，
錯当了老年伯恩高义长。
今夜晚逃出了天罗地网，
有才女还请你另选才郎。

哎呀呀……（下。）

第七場

程 浦 (上,唱西皮散板)

家門不幸生痴女，
怎不教我暗伤心。

家 院 (上)启員外：圣旨下。

程 浦 香案接旨。

家 院 香案接旨。

[吹打。四軍士引周監軍上，四軍士暗下。]

周監軍 圣旨下。

程 浦 万岁！

周監軍 跪听宣讀。詔曰：“南方賊寇作乱，甚是猖獗。

据五省經略使洪功奏請，派前兵部侍郎程浦帮同办理軍务。程浦着即馳赴軍前，不必来京陛見。”旨意讀罢，望詔謝恩哪！

程 浦 万万岁。(吹打)公公奉旨前来，一路多受风霜之苦。

周監軍 岂敢！为国勤劳，何言辛苦。你我在京師一別，至今数載，大人你还是这样的强壮啊！

程 浦 夸奖了。只是部臣之中，能員甚多，怎么圣上偏偏要起用老朽哇？

周監軍 这是洪功的举荐，老先生不必太客气啦。

程 浦 我有一事奉求公公。

周監軍 有話請講。

程 浦 想這四月初二日乃是小女出嫁之期，等婚事完畢，再赴大營如何？

周監軍 侍郎此言差矣。

程 浦 何差呢？

周監軍 只知女兒出嫁，難道說國家大事就不要緊了嗎？

程 浦 如此，我即刻前往就是。

周監軍 這便才是。

程 浦 請至書房待茶。

周監軍 請。(下。)

程 浦 我又要出門遠去了。——家院，請穆公子前來。

家 院 是。——有請穆公子。

內 穆公子不辭而別。

家 院 啟員外：穆公子不辭而別。

程 浦 啊，穆公子這就是你的不是了！我已擇定了日期与你完婚，你為何不辭而去呀！莫非是為了那晚……唉！事已至此，只好聽之而已。——家院，此事千萬不可教夫人知道，你要記下了。

家 院 是。

〔程浦、家院同下。〕

第 八 場

〔二家丁引朱煥然上。〕

朱煥然 （唱西皮搖板）

无事帶領鷹和犬，
來至郊外獵一番。

〔穆居易上。〕

穆居易 原来是朱千岁，小生有禮了。

朱煥然 这不是穆相公嗎？慌里慌張地，要上哪儿去呀？

穆居易 如今朝廷用兵于南方，小生意欲前去獻策。

朱煥然 这就不对啦！聞听人言，那程侍郎将他女儿許配于你，擇定四月初二日就要迎娶啦，你怎么倒要避婚远去呢？

穆居易 小生也曾发过誓愿，功名不就，誓不娶妻，因而远去。

朱煥然 啊！（自語）原来如此。（寻思）——好！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我也不拦阻于你，你有盘費嗎？

穆居易 这个……慚愧呀！

朱煥然 这算不了甚么。——小子，把我带的官宝送給穆相公以做盘費。送过去！

家 院 是。

穆居易 （接銀）多謝千岁。

朱煥然 不必謝了，小意思。

穆居易 告辞。

朱焕然 别忙，你可有脚程嗎？

穆居易 也无有哇。

朱焕然 这又算的了甚么。——小子，把我騎的那匹青鬃馬，送給穆相公乘騎。送过去！

家院 是。

穆居易 (接馬)千岁如此大恩，何以答报哇！

朱焕然 咱們过的多，說甚么报不报的。

穆居易 告辞了。

朱焕然 送行来不及，我淨等着接风啦！

穆居易 感恩不尽，后会有期。千岁，請了，請了！

朱焕然 請。

〔穆居易下。〕

朱焕然 真是個書呆子。那位程小姐，我是亲眼瞧見过的，长得是如花似玉，他怎么倒要避婚逃走呢！
嗯！这也是他无福承受，也是有之。我想程侍郎奉旨帮办軍务，离家远去。我不免趁这机会，等到四月初二那天，假冒穆居易的名字，我前去娶亲，将程小姐娶过我家来，我們俩人成为夫妇，就是程侍郎回来，我們木已成舟，他也說不出甚么来。再一說哪，他还敢把我朱千岁怎么样嗎？嗯！主意已定。——小子們！帶路回府！

〔同下。〕

第 九 場

穆居易 (上,唱西皮散板)

蒙千岁俠义心鞍馬來贈,

待将来出头日再报大恩。

〔“急三枪”。四軍士、中軍、周監軍、程浦同上。〕

程 浦 穆相公慢走。

穆居易 原来是年伯,小侄有礼了。

程 浦 你往哪里去呀?

穆居易 欲到大營献策。

程 浦 我已擇定四月初二日与你完婚,你为何不辞而去呀?

穆居易 年伯不要动怒,小侄前者也曾发过誓愿,功名不就,誓不娶妻。又不便与年伯說明,故尔不辞而行。

程 浦 (自語)唉!他怎么又发过甚么誓愿哪!

周監軍 大人,此位是……

程 浦 这就是前京兆尹穆建业之子穆居易,文武全才。小女就是許配此人。

周監軍 哦,咱家有一言,大人休怪。

程 浦 公公有何金言,請講当面!

周監軍 我平日最恨世上那些少年的人儿,就知道談情說愛,从不曉得立志建功,报效国家。方才令婿言

道，功名不就，誓不娶妻，真乃是可喜可敬之士。
咱家意欲将他带到大营，荐与洪功，定然重用；那时扫平贼寇，再行洞房花烛之礼。程大人你看好是
不好哪？

穆居易 多謝公公。

周監軍 罢了，罢了。——来，打道帅府。

〔急三枪。众同下。〕

第十場

程夫人 (上，念) 老爷从軍去，嫁女任我行。

〔丫环暗上。〕

程夫人 可恨老爷偏心太过，竟将二女儿許配穆公子。

今当四月初二日穆公子迎娶之期，我不免将大女儿
嫁过門去，老爷日后回来，木已成舟，又当如何？
我就是这个主意。——丫环！

丫 环 有。

程夫人 与你家大小姐穿戴好了。

丫 环 遵命。

〔丫环下。家院上。〕

家 院 启老夫人：花轎到門。

程夫人 搭上堂来。

家 院 搭上堂来。

〔吹打。二家丁、轎夫上，丫环、程雪娥扶程雪雁上。〕

轎，丫環暗下。程夫人送出門。

程雪雁 媽呀，我这女婿是那个白面書生嗎？

程夫人 是那个白面書生呀！

程雪雁 回見。

〔程雪雁、轎夫同下。〕

程夫人 (笑)哈哈……(回身看見程雪娥)啊，你做甚么来了？

程雪娥 送我姐姐来了。

程夫人 你送出閨門也就是了。为何送至院外，倘被外人看見，豈不被人耻笑！回房去罢！

程雪娥 是。

程夫人 老爷啊老爷！女儿之事，看是由你还是由我。

哈哈！可称了我的心愿了。(笑)哈哈……(下。)

程雪娥 这是哪里說起！爹爹将我許配穆郎，今日大娘又将我姐姐嫁了过去；爹爹不在家中，无人替我作主。思想起来，唉，好不煩悶人也！（唱南梆子）

她明知老爹爹为奴行聘，

反将她亲生女嫁与穆門。

想是我程雪娥生来薄命，（行絃）

因此上难得配如意郎君。

丫 环 (上)参見小姐。

程雪娥 罢了。

丫 环 小姐，今日为何在此愁悶？

程雪娥 今日之事，焉得教人不悶哪！

丫环 小姐可知今日誰家前来迎娶？

程雪娥 怎么这样的糊涂！除了穆家，还有哪一家？

丫环 不是穆家。

程雪娥 不是穆家又是誰家呢？

丫环 乃是朱千岁家中。

程雪娥 (惊)朱千岁家中？

丫环 正是。

程雪娥 你是怎么知曉？

丫环 方才有人看見，大小姐抬往朱家去了。

程雪娥 哦！抬往朱家去了？

丫环 正是。

程雪娥 你快去打探明白，报我知道。

丫环 遵命。(跑下。)

程雪娥 哎呀呀！怎么世上竟有这样的奇事呢！那日，朱千岁前来拜寿，也曾見過一次，那相貌长得十分丑陋，与我姐姐么……真可以称得是一对女貌郎才。有那边冒名前来迎娶，就有这边頂替前去出嫁，怎么这样的凑巧哇！大娘啊，大娘！如今你是枉用心机了。

丫环 (上)參見小姐。

程雪娥 探听之事，怎么样了？

丫环 实是抬往朱家去了。

程雪娥 哦，实是抬往朱家去了。

丫环 正是。

程雪娥 (高兴)怎么这样的凑巧哇!

丫 环 啊，小姐，还有一事未曾禀明。

程雪娥 还有何事呢?

丫 环 那穆公子早已不辞而去，至今并未归家。

程雪娥 哦，那穆公子走后，未曾归家?

丫 环 正是。

程雪娥 他……他往哪里去了?

丫 环 不知去向。

程雪娥 何不早报?

丫 环 先前不知。

程雪娥 你再去探听探听，穆郎独自一人，往哪里去了?快去!

丫 环 遵命。(下。)

程雪娥 又是哪里说起!穆郎好好住在我家。因何不告而去了?莫非他不愿就这门亲事么?既然不愿就这门亲事，只管明言，何必离家远走，事有蹊跷。唉!穆郎啊穆郎，独自一人往何方去了!(唱西皮摇板)

我二人婚姻事已经言定，

为甚么无故的私自潜行。

左思来右想去心中难忍，(哭头)儿的亲娘
啊!

我暂且回绣阁再听信音。(下。)

第十一場

朱煥然 (上,笑)哈哈……(唱西皮搖板)

我今已派花轎去,

少時定娶美人回。

家丁 (上)花轎到門。

朱煥然 搭上堂來。

家丁 搭上堂來。

〔吹打。僮相暗上。一家丁引程雪雁乘轎上,程雪雁下轎。〕

朱煥然 讚禮上來。

僮相 伏以：兩家成婚配，夫唱妻隨；洞房花燭夜，才知誰是誰。

朱煥然 我早就知道娶來的是誰。

僮相 換新人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同入洞房。

僮相
二家丁 小人討賞。

朱煥然 每人一份，下邊去領。

〔二家丁、僮相同下。〕

朱煥然 想不到，我把程小姐娶過門來了。待我掀開蓋頭觀看美人便了！

〔朱煥然欲掀蓋頭，程雪雁拉住蓋頭不放。〕

朱焕然 程小姐，你我既为夫妇，又何必害臊呢！来，
来，来，你放下手来，我看看。

〔朱焕然掀起盖头，二人对看。〕

朱焕然 哎哟！（唱散板）

观此女生得来容颜难看，
血盆口黄板牙鼻孔上翻，
两只手伸出来亚似钢鑽，
裙边下露出了那尺二的金蓮；
莫不是母夜叉洞房出现，
何方的妖魔怪把我来纏！

哎哟，我的媽呀！这个碴儿不对呀！程小姐我是亲眼瞧見的，长得挺好看的，今天把她娶过来，怎么变成一个大老妖啦！

程雪雁 哟！不是那个小白臉呀，怎么是个小花臉呀！
——你怎么长得这么不是人样儿呀？

朱焕然 你还說我长得不好哪。哎哟，你也不照照鏡子，你那个样子，誰受得了哇！

程雪雁 我占来就是这个长象。

朱焕然 唉！千不該，万不該，不該假冒穆居易的名字，前去娶亲，实指望娶个美貌佳人，沒想到弄这么一个秃尾巴鸛来，这可怎么好哇！有了，我跟她商量商量，把这門亲事打退了，也就結啦，指不定行不行哪！——娘子，您請过来。

程雪雁 你說甚么呀？

朱煥然 我跟您說實話：我呀，不是穆居易。

程雪雁 啊？你是誰呀？

朱煥然 我是鑄京朱煥然，朱宗室。是我假冒穆居易的名字前去娶親，沒想到把您娶過來啦。現在我覺得有點兒不合适，恐怕將來見不起程老先生。這麼辦罷，我還照樣兒把您送回去。您瞧怎麼樣啊？

程雪雁 哈哈！你既不是穆郎，把我娶過門來。想我乃是兵部侍郎的千金小姐，你就這麼輕賤我不成嗎？

朱煥然 就您這份尊容，誰敢輕賤呢！

程雪雁 你聽我告訴你，你也別嫌我丑。

朱煥然 不敢，不敢。

程雪雁 我也別嫌你不濟。

朱煥然 您多包涵罷！

程雪雁 咱們倆已經拜了天地啦，生米已然做成熟飯啦。

朱煥然 這碗飯您教我怎麼吃呀！

程雪雁 如其不然哪，我告訴你們皇帝老官，問你個冒名頂替的罪過。

朱煥然 別價，別價。您嘴下留德罷。

程雪雁 (逼問)怎麼樣？

朱煥然 我答應啦！

程雪雁 你願意啦？

朱煥然 願意啦。

程雪雁 郎啊！

朱煥然 得了，够受的了。

程雪雁 随我来呀！

朱煥然 唉！我的罪孽深重！

〔程雪雁强拉朱煥然下。

第十二場

〔四軍士、中軍引洪功上。“点絳唇”。牌子。

洪 功 （念詩）妙策行千里，雄心定太平；

賊兵何日尽，才答圣明恩。

本帅，洪功。大明为臣，官拜五省經略使。只因南方賊寇作乱，圣上挂我为帅。是我保奏侍郎程浦帮办軍务，这几日未見到来。——中軍！

中 軍 有。

洪 功 伺候了。

众 （內）程浦大人到。

中 軍 启元帅：程浦大人到。

洪 功 有請。

〔收打。四軍士引程浦、周監軍上，下馬。四軍士暗下。

洪 功 不知公公、大人駕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周監軍 岂敢。元帅用兵，多受辛苦。

洪 功 为国勤劳，何言辛苦。

程 浦 不知近日軍情如何？

洪 功 叛徒甚是猖狂，敬候大人划策。

周監軍 我要在元帥台前荐舉一人，不知可肯容納否？

洪 功 但不知是哪一位？

周監軍 就是前京兆尹穆建業之子穆居易，此人可算得
文武全才。

洪 功 此人今在何處？

周監軍 現在帳外。

洪 功 中軍。

中 軍 有。

洪 功 穆居易進帳。

中 軍 是。元帥有令，穆居易進帳。

穆居易 (內)來了！

穆居易 (上，念)奇謀追陸遜，投筆學班超。——公公！

周監軍 見過元帥。

穆居易 元帥在上，晚生有禮。

洪 功 少禮，請坐。

穆居易 告坐。

洪 功 公公道，足下智勇兼優。明日教場，就煩足
下，調動軍馬。與賊對敵如何？

穆居易 多謝元帥提拔。

洪 功 后帳擺宴，與公公、大人接風。正是：才子兵
甲藏胸中，

周監軍 書生馬上也英雄；

程 浦 臨陣須要心仔細，

穆居易 不附青雲怎建功！

洪 功 公公、大人！

周監軍
程 浦 元帥請！

众 請！

〔周監軍、程浦、洪功、穆居易同下。中軍、四軍士隨下。〕

第十三場

朱煥然（上，念）冒名娶得程家女，誰知也是冒名人。

是我不該冒名娶妻，實指望娶個如意的佳人；沒想到我把程家的大小姐娶過來啦。這位大小姐脾氣粗暴，每天稍微有一點兒不對她的心思，非打即罵呀；日子長了，叫我可怎麼好哇！

〔八嘍兵、劉魯七同上，綁住朱煥然。〕

劉魯七 可認得某家？

朱煥然 你不是那個看相的先生嗎？

劉魯七 着哇！前來討卦祝來了。

朱煥然 我給你還不成嗎？

劉魯七 哼！——嘍嘍的！

众 有。

劉魯七 兩廂搜來。

〔八嘍兵分搜，搜出包袱。〕

劉魯七 查點有多少金銀！

众 金銀無數。

刘魯七 起过了。——山寨若是粮餉不足，再前来借貸。——嘍啰的！

众 有。

刘魯七 回山。

众 啊！

〔八嘍兵、刘魯七同下。程雪雁上。〕

程雪雁 哎哟！可了不得啦！都搶光啦，差一点儿就把我搶了去。（与朱焕然松綁。）

朱焕然 最好是把你搶了去。

程雪雁 这是怎么說呢？

朱焕然 来的这伙强盜把咱們家搶得乾乾淨淨的。

程雪雁 这都是你平日仗着皇亲国戚横行霸道，才遇着这样的事情哪！

朱焕然 得啦，你別埋怨我了，我認了还不行嗎？

程雪雁 你認了？我可是跟你受了罪了哪！

〔朱焕然、程雪雁同下。〕

第十四場

程夫人（上，念）为人莫欺心，欺心害自身。（丫环暗上）

唉！也是老身偏心太过，指望将大女儿嫁与穆公子，誰想又被那丑陋的朱焕然騙了去了。这且不言，聞得草寇作乱，眼看杀到庄前，不免将二女儿喚将出来，去她姐夫家中，躲避躲避。——丫环！

丫 环 有。

程夫人 喚二小姐出来。

丫 环 有請二小姐。

程雪娥 (內)来了!

程雪娥 (上,念)拈針閑刺綉,听喚下妝樓。

參見母亲。

程夫人 罢了。你且坐下。

程雪娥 告坐。喚儿出来,有何吩咐?

程夫人 聞得草寇作乱,眼看杀到庄前。我意欲帶領我
儿去至你姐丈家中,躲避躲避,你看如何?

程雪娥 母亲請少待。——且住!前日那朱千岁,他前
来設計謀我,未得成功。今日若是去到他家,岂能
容我清白,还是不去的好。——啊,母亲,大姐家
中,孩儿不愿前去。

程夫人 唉,冤家呀! (唱西皮原板)

如今有賊兵来作乱,

眼看杀到我庄前;

不往鎬京去避难,

禍到临头向誰言?

程雪娥 母亲! (接唱原板)

本应当随母亲鎬京避难,

程夫人 是呀,你就該随为娘前去才是呀!

程雪娥 (接唱)女儿家胡乱走甚是羞慚;

程夫人 前去避难,又讲得甚么羞慚?

程雪娥 (接唱)小姝行見姐夫尤其不便，
何况那朱千岁甚是不端。(行絃。)

程夫人 儿啊！那朱千岁有甚么不端之处呢？

程雪娥 母亲！(接唱)
那一日他来将我騙，
幸中母氏巧机关；
如今若再去重相見，
他岂肯将儿空放还。(行絃。)

程夫人 話虽如此，也胜似被那强盜所害呀！

程雪娥 母亲！(接唱流水)
母亲不可心太偏，
女儿言来听根源：
自古常言道得好，
女儿清白最为先。
人生不知顧臉面，
活在世上就也枉然。(行絃。)

程夫人 我儿若是被强盜所害，你爹爹回来，問起我
儿，我有何言答对呀？

程雪娥 (接唱)强盜兴兵来作乱，
不过是为物与金錢；
倘若是財物遂了愿，
也未必一定害人結仇冤。
倘若女儿不遭难，
爹娘回来得团圆；

倘若女儿遭了难，
爹爹他定要問一番。

如今称了儿心愿，

落一个清白的身儿我也含笑九泉。(行絃。)

程夫人 如此說来，我儿你是一定不去的了？

程雪娥 女儿情愿死在家中，大姐那里不愿前去。

程夫人 你倘若被害，不要怨着为娘。

程雪娥 决不怨着母亲。

程夫人 好，既然如此，回房去罢。

程雪娥 儿遵命！(唱散板)

明知陷阱須防范，

軍前寻父說根源。(下。)

程夫人 喚院公走上！

丫环 院公哪里？

〔家院上。丫环暗下。〕

家院 来了。——參見老夫人，有何吩咐？

程夫人 此去避難，多者半月，少者十日。吩咐外廂車
輻走上。

家院 是。——車輻走上。(下。)

〔車夫上。〕

程夫人 (唱搖板)

速到錦京暫避難，

但愿此去得保全。

〔程夫人、車夫同下。〕

第十五場

程 浦 (上,唱西皮搖板)

為女兒婚姻事放心不下，
我只得到帥府前去求他。

中 軍 (暗上)程大人到此何事？

程 浦 我求見元帥。

中 軍 候着。——有請元帥！

洪 功 (上)何事？

中 軍 程大人求見。

洪 功 說我出迎。

中 軍 元帥出迎。

程 浦 元帥！

洪 功 大人！請坐。

程 浦 元帥請坐。

洪 功 大人到此，必有見教？

程 浦 下官次女與穆居易早已訂婚，原定前年四月完婚，只因軍事緊急，奉旨前來，婚事故爾攔起；如今軍事粗定，次女又避難至此。欲求元帥作主，與他二人完成婚事。不知元帥可肯應允否？

洪 功 此乃大喜之事，又是軍中一段佳話，有何不可。請周公公到此一同主持。

程 浦 多謝元帥。

洪 功 中軍！

中 軍 在。

洪 功 請周公公到此一叙。快去！

中 軍 遵命。(下。)

程 浦 周公公前來，此事定能成功啊！(笑)哈哈……
〔中軍上。

中 軍 周公公到。

洪 功 有請。

〔吹打。四軍士引周監軍上。四軍士暗下。

洪 功 公公！

程 浦 元帥，大人！

洪 功 公公請坐。

周監軍 元帥，大人請坐。——元帥請咱家前來，為了
何事？

洪 功 只因程大人小姐與穆居易早年訂婚，想此事公
公盡知。

周監軍 不錯，不錯。我早就知道啦。

洪 功 如今營中無事，本帥做主，要與他二人完成花
燭，豈不是軍中一段佳話？

周監軍 好極啦。何不將穆大人請來，當面說明，也好
辦成此事。

洪 功 好。——中軍，有請穆大人。

中 軍 有請穆大人。

穆居易 (上，念)一身經百戰，立志掃烽煙。——參見公
公、元帥、年伯。

洪 功 世兄少禮，請坐。

穆居易 晚生謝座。元帥相傳，有何見諭？

洪 功 恭喜世兄，賀喜世兄。

穆居易 晚生喜從何來呀？

洪 功 今有程大人小姐避難至此。如今營中無事，本帥作主，與你二人完成花燭，豈不美哉！

穆居易 啟稟元帥，晚生前者也曾發過誓願，功名不就，誓不娶妻。

洪 功 前日聖上有旨到來，欽封世兄以為鎮威將軍，這還不算功名成就嗎？

穆居易 這個……

周監軍 甚么這個那個的！你從前所說的話，咱家也都知道。如今封官授爵，再說功名無有成就，那可就說不下去啦；再者，程家小姐又避難至此，正好趁此機會，完成花燭。你再要是這個那個的，元帥的面子可也要緊哪！這么辦罷：今兒個就是好日子，程大人趕緊請回，吩咐令媛上妝，我與元帥陪伴新郎，今晚成親，不就得了嗎！趕緊請回。

程 浦 是是是。（笑）哈哈……。（下。）

〔穆居易不悅。〕

周監軍 喂，穆大人趕緊的打扮去罷，你就別假裝的不願意啦。

穆居易 哦，是，是，是。——唉，這二公真乃是多管閑事啊！（下。）

周監軍 啊，元帥！

洪 功 公公。

周監軍 看穆大人的樣子，总是有点儿不受用，这是怎么一回事？

洪 功 莫非他嫌程家小姐长得丑陋不成？

周監軍 程家小姐咱家也曾見過，长得实不错呀！

洪 功 莫非她的品行有亏？

周監軍 品貌兼优，我是知道的。

洪 功 哎呀，这倒难了！

周監軍 說甚么难与不难，你我二人既然担戴起来，总要与他們办成了才好。

洪 功 既然如此，你我前去，催他装扮便了。

周監軍 請。正是：說媒如同保眼，

洪 功 两造都要为难。

〔同下。〕

第十六場

朱煥然（上，念）家业俱被賊搶光，如今成了叫化郎。

想不到我的家业俱被强盜搶的是一干二淨的，是我流落街頭乞討。这时候，我岳母又来了，天天跟我要吃要喝，这可怎么好？有了，我把她請出来，跟她要个吃飯的主意罢。——有請岳母。

〔程夫人、程雪雁上。〕

程夫人 (念)不想弄巧反成拙，
程雪雁 (念)如今做了討飯婆。
朱煥然 岳母！
程夫人 賢婿！
朱煥然 再“威”我就吃不得啦。
程夫人 事到如今，有甚麼長策無有？
朱煥然 這會兒，甭說長策，我連個短策都沒有啦。
程夫人 聞得你岳父現在南方得勝，如今前去投奔于
他，你意如何？
朱煥然 投奔我岳父去？那我可不去。
程雪雁 媽呀，他不去，咱們去。
朱煥然 別忙，你去我也去，我舍不得你。
程雪雁 你舍不得我，我還舍不得你哪！
程夫人 走哇！（唱西皮搖板）
 悔恨錯嫁亲生女，
 〔程夫人、程雪雁同下。
朱煥然 （接唱）但愿混碗飽飯吃。（下。）

第十七場

〔“小開門”牌子。穆居易上，丫環扶程雪娥上，入帳
中，丫環暗下。穆居易悶坐。
洪 功 （內）走哇！
 〔洪功、周監軍同上。

洪 功 （唱西皮搖板）

此媒說的好勉強，

周監軍 （接唱）倒教咱家無主張；

洪 功 （接唱）將他送入紅羅帳，

周監軍 元帥！（接唱）

你我怎好到洞房。

洪 功 公公，走哇！

周監軍 元帥，上哪兒去呀？

洪 功 去到洞房。

周監軍 洞房？那個地方咱們去得嗎？

洪 功 常言道三日無大小，可以去得的。

周監軍 可以去的。好，待咱家也來經驗經驗這檔子事情。

洪 功 公公請！

周監軍 元帥請！（與洪功同進入。）

洪 功 穆世兄。

穆居易 （不悅地）啊，二位！——又來了。

洪 功 （向周監軍）只好自己坐下。

周監軍 沒辦法，找個地方坐下罷。

〔眾同坐。周監軍示意洪功向穆居易講話。〕

洪 功 啊，穆世兄。這就是你的不是了。

穆居易 怎麼又是晚生的不是呢？

洪 功 今乃大喜之日，我們作媒人的進得門來，你看也不看，理也不理，教我等好生難過呀！

周監軍 常言說得好，夫妻上了床，媒人扔出了牆，此之謂也。

洪 功 話虽如此，‘如今夫妻尚未上床，这媒人怎么就出了牆了呢？

穆居易 公公，元帅，你二公前來做甚哪？

洪 功 这话奇了，我們是做媒人的呀。

穆居易 媒已說成，也就是了，何必又来逼迫呀！

洪 功 这话越发的奇了。我們很不得把你們夫妻喜喜欢欢送入洞房，才了却我們一桩心事。怎么說起“逼迫”二字来了？

穆居易 (激动地)如此，多謝二公的美意！

周監軍 (向洪功)看他这个样子，不能在这儿坐着了。元帅，您請坐罢，我走啦！

洪 功 慢来，慢来。想此事同他提起，他就是大大的不悅；我想其中定有緣故，我要問他一問。

周監軍 別問啦，問也是碰釘子。

洪 功 一定要問。

周監軍 一定要問？元帅，那你就問問去。我可有点兒不耐煩啦！

洪 功 公公請坐。

周監軍 問問去！

洪 功 啊，穆世兄！

穆居易 元帅。

洪 功 想这門亲事，自从提起，你就大大的不悅。你

我既屬至交，何妨直言哪！

穆居易 此非軍旅大事，元帥何勞過問哪？

周監軍 怎麼樣！元帥，是個釘子可就得碰啊！

洪 功 話雖如此，既然本帥一力承當，少不得要問個水落而石出。

穆居易 元帥一定要問？

洪 功 一定要問。

穆居易 就請去問程家年伯，他那心中自然明白。

洪 功 哦，程大人他明白？

穆居易 程大人他是明白的。

洪 功 (自語)程大人他明白！

周監軍 元帥，他說甚麼來着？

洪 功 他說程大人明白。

周監軍 程大人明白？哈哈，這個老头兒莫非有甚麼把戲不成嗎？叫他來，問問他。

洪 功 是，是，是。——有請程大人。

程 浦 (上，念)只為女兒求婚記，俾教朋友費周旋。

洪 功 大人！

程 浦 元帥！

洪 功 請。

程 浦 請。——啊，公公！

周監軍 程大人，請坐請坐。

程 浦 有座。將下官喚出，有何事議？

洪 功 今日大喜之日，穆大人總是滿面怒容；我等問

起情由，他說程大人明白。你既然知曉，何妨對我們一講啊！

周監軍 對啦，你說說，我們听听！

程 浦 哎呀！下官我也是一些兒不曉得呀！

周監軍 有啲，他也不知道哇！

程 浦 前者提起親事，他就大大的不悅，今日又是如此的光景，有勞元帥向前問他一問，到底因為何事，他的心中不悅；何妨請他明言哪！

周監軍 對了。有甚么心事，自管明說，不要这么糊里糊塗的，教人家不明白。元帥！

洪 功 公公！

周監軍 問問去。

洪 功 是是是。——啊，穆大人！

穆居易 元帥！

洪 功 程大人言道，他是一些兒也不曉，還請世兄說个明白。

穆居易 此事晚生實實不願明言，既是元帥執意要問，我也不得不說了。

洪 功 說了的好。

穆居易 當年訂親之后，程年伯約我住在他家，有一日晚生忽然不辭而去，請問程年伯他可知曉？

洪 功 哦！還有此事，待我去問來。——啊，程大人，那穆大人言道，當初訂親之后，是你留他在他家中居住，有一日不辭而去，你可知曉？

程 浦 不錯，有的。

洪 功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程 浦 怎么是下官的不是呢？

洪 功 他既不辞而去，这門亲事就算罢了，何必勉强啊！

周監軍 是呀！何必这么死乞白賴的呢？

程 浦 我要問問他，到底因为何事，要私自逃走呢？

周監軍 对呀！元帅！

洪 功 公公！

周監軍 問問去。

洪 功 是是是。——穆大人！

穆居易 元帅！

洪 功 你究竟为了何事要私自逃走呢？

穆居易 唉！此事关系人家閨閣，本来不应明言，事到如今也就顧不得了。那夜晚生正在他家書館溫書，他的女儿竟自前来私奔，是我用計将她推出。彼时，本想对程年伯将此事說明，退却亲事，只是又恐伤他的臉面；因此，不辞而去。二公請想啊，晚生焉能要她这样的女子啊！

周監軍 元帅！

洪 功 公公！

周監軍 还有这档子事情，不怪人家不愿意呀！問問他知道不知道。問問去！

洪 功 是，是，是。——嘿！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程 浦 怎么又是我的不是呢？

洪 功 哎呀！此話不說也罷。

程 浦 元帅有何金言，請講当面哪！

洪 功 說出來只恐有傷你的臉面。

程 浦 講講何妨？

洪 功 總得要講？

程 浦 要講。

洪 功 那穆大人言道，有一夜在書館溫書，你的女兒，前去私奔，是他用計將她推出，才得脫身逃走。想一個女孩兒家，不知謹守閨門，岂不是你治家不严之過么！

程 浦 哦，他就為此事心中不悅么？

洪 功 啊，此事還小么？

程 浦 (笑)哈哈……

周監軍 有啊，他還樂得出來哪！

程 浦 請元帅再去問問那穆大人，那夜私奔的女子，可是他亲眼得見？那女子的面貌他可還能記得？

洪 功 不問也罷！

程 浦 定要問的。

周監軍 嗯，元帅，他說得有理，可以問問去。

洪 功 是，是，是！——啊，穆大人。那日私奔的女子，可是你亲眼得見？

穆居易 嗯，我是亲眼得見，見之再見。

洪 功 她的相貌你可還記得？

穆居易 哎呀呀！那副尊容，教人如何忘得了。我是記得清清楚楚的。哎呀呀！可怕人也。

洪 功 哦，你是亲眼得見？

穆居易 正是我亲眼得見。

洪 功 (向程浦)他是亲眼得見，見之再見。

程 浦 你再問他一問，今日的新娘子，他可曾看見否？

周監軍 对呀，元帅，問問去。

洪 功 是，是，是。——(向穆居易)今日来的新 娘子，你可曾看見？

穆居易 这倒不會。

洪 功 (向程浦)他不曾看見。

程 浦 这就好了。請他上前看上一看，若是那夜他所見之人，不但任凭他退婚，啐！我还情愿受責。

洪 功 这倒要講的。(向穆居易)今日来的新娘子，請你看上一看，若是那夜所見之人，他任凭你退婚。

穆居易 哎呀，不看也罢。

洪 功 你是一定要¹看。

穆居易 一定要看？

周監軍 一定要看。

穆居易 罢！就再看上一看。只怕看了，今晚就越发的睡不着了。

周監軍 穆大人！你要是看了，恐怕你就不睡啦。

穆居易 就再看上一看，看上一看。

〔帳簾打开。

穆居易 (看程雪娥，惊奇，拭目细看) 咦！哎呀呀……怎

么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啊！

洪 功 可是那夜所见之人？

穆居易 非也。

周监军 哈哈，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洪 功 不是的？

穆居易 一些儿不是啊。

周监军

洪 功 不是的？(同伴怒，坐)嘿！岂有此理！

程 浦

程雪娥 (哭)喂呀！

穆居易 啊，娘子！千不是，万不是，都是下官的不

是，娘子不要着恼，下官与娘子赔礼了。

程 浦 唉！

穆居易 (向程浦)岳父大人，小婿有罪了。

程 浦 实实与人难堪了！

穆居易 岳父不必动怒，小婿罪该万死，明日再来领责

就是了，小婿与岳父大人跪下了。

程 浦 贤婿请起。(转怒为喜)老夫不怪你，也就是了。

穆居易 多谢岳父大人。

程雪娥 (哭)喂呀！

穆居易 (向程雪娥)娘子，我这厢赔礼了。

洪 功 啊！做媒人的好难哦！

穆居易 (向洪功)元帅不必动怒，改日负荆。

洪 功 哼。

穆居易 卑职这里跪下了。

洪 功 世兄請起，我是与你作耍呢！

穆居易 多謝元帅。

程雪娥 (哭)喂呀！

穆居易 (急向程雪娥)啊，娘子，千万不要悲伤，下官还要重重的賠礼，重重的賠礼。

周監軍 嘿，这是哪儿的事呀！

穆居易 (急向周監軍)啊，公公！

周監軍 公公还“四尺上”^①哪！又公公啦！

穆居易 我这里跪下了。

周監軍 起来，起来。開了半天蓮口茶都沒喝上。

程 浦 我們陪公公前去飲酒，随我来，随我来！(下。)

洪 功 走哇！

周監軍 元帅上哪儿去呀？

洪 功 后面飲酒去。

周監軍 喝酒去？人家的事情呢？

洪 功 他們的事情，他們自己会办哪！

周監軍 矮，鬧得这么乱七八糟的，自己怎么办得了呢？

洪 功 哎呀，公公啊！此事你是外行啊！

周監軍 我可不是外行嗎！

〔周監軍、洪功同下。〕

程雪娥 (哭)喂呀……

① 是借用乐譜“工工四尺上”的歇后語。

穆居易 哎呀，娘子啊！（唱搖板）

這是我做事少諳練，

還望娘子你恕下官。

程雪娥 （接唱）老爹爹他做事太不檢點，

教女兒在人前受此熬煎。

穆居易 娘子！（唱流水）

休將岳父來抱怨，

都是下官的理不端。

那夜獨坐在書館，

見一個夜叉走向前。

她道是小姐來相見，

下官不察信她言。

因此發誓將婚散，

都是我受了她的冤。

程雪娥 （接唱）先前有人到書館，

你就該先對我父言。

奴家生來非下賤，

我豈肯私自進花園！

每日閨閣多悶，

如今受逼在人前；

有心采把青絲剪，

焚香念佛就也安然。

穆居易 （接唱）夫人不必生此念，

為丈夫罰跪在面前。（跪）

夫人一笑才算免，

夫人哪！（接唱搖板）

不然就跪它整一年。

〔周監軍、洪功暗上，向房內看。〕

周監軍 跪下一個。

程雪娥 呀！（接唱流水）

奴本當要把青絲剪，

怎奈我夫君跪面前。

左思右想柔腸百轉，（跪。）

周監軍 又跪下一個。

穆居易 多謝夫人。

程雪娥 （接唱搖板）

險些誤了好姻緣。

〔周監軍、洪功進房扶起穆居易、程雪娥。程雪娥羞下。〕

洪 功 大人請起。

穆居易 你二公前來做甚？

洪 功 前來道喜。

穆居易 少時奉陪。

〔周監軍、洪功同下。〕

內 老夫人到。

穆居易 有請。

〔程浦暗上。程夫人、程雪雁、朱熹然上。〕

穆居易 岳母大人來了，參見岳母。

程夫人 賢婿少禮。

穆居易 啊，大姨姐！

程雪雁 妹丈。

穆居易 多謝千岁慨贈銀馬之恩。

朱焕然 小意思，不必謝啦！

穆居易 有請夫人。

程雪娥 (上)何事？

穆居易 老夫人與大姨姐都來了，上前見過。

程雪娥 是。——母親萬福。

程夫人 罷了。

程雪娥 姐姐有禮。

程雪雁 妹妹，我還禮啦。

穆居易 見過姐丈。

程雪娥 是。——姐丈萬福。

朱焕然 還禮，還禮。(指程雪雁)喂！你這兒來罷。那天

我看見的是她。(指程雪娥。)

程雪雁 你看見的是她呀！

朱焕然 啊。

程雪雁 那天晚上我看見的可是他呢！(指穆居易。)

穆居易 如今幸喜散而復聚，入口平安。后堂擺宴，與
老夫人壓驚。

众 請！

〔“尾聲”牌子。程浦與程夫人挽手，穆居易與程雪娥
挽手，朱焕然與程雪雁挽手，同下。〕

——劇終

斬 顏 良

前 記

曹操征徐州，刘备大敗，投奔袁紹。关羽与刘备、張飞失散，暫归曹操，但約定立功后就去寻找刘备。

刘备投袁紹后，袁又起兵攻曹操，派遣大将顏良进攻白馬坡。顏良屡敗曹将，銳不可当。曹操遂請关羽出馬，企图破坏刘备和袁紹的关系，借以挽留关羽。关羽則急欲立功离去，乃跃馬出陣，顏良不及提防，立被斬首。

这个戏，又名《白馬坡》，剧本是依据一般舞台流行本，由中国京剧院文学組修訂的。

劇 中 人 物

張 辽(生)	徐 晃(淨)	許 褚(淨)
夏侯惇(淨)	朱 灵(淨)	路 昭(生)
宋 宪(丑)	魏 續(丑)	曹 操(淨)
顏 良(淨)	关 羽(紅生)	四軍士(紅龙套)
四軍士(藍龙套)	馬 童(武丑)	探 子
四兵士(上手)	四旗手	大纛旗手

第 一 場

〔張辽、徐晃、許褚、夏侯惇，朱灵、路昭、宋宪、魏續，双起霸上，分唱“点绛唇”牌子。〕

众 俺——

張 辽 張辽。

徐 晃 徐晃。

許 褚 許褚。

夏侯惇 夏侯惇。

朱 灵 朱灵。

路 昭 路昭。

宋 宪 宋宪。

魏 續 魏續。

張 辽 众位將軍請了。

众 請了。

張 辽 丞相升帳，你我兩廂伺候。

众 請。

〔众分下。发点，四軍士引曹操上。〕

曹 操 (念引)武略文韜，志謀高，比周公，輔佐皇朝。

〔众将分上。〕

众 參見丞相。

曹 操 站立兩廂。

众 啊。

曹 操 (念詩)朝朝虎帳盡談兵，宇宙紛紛何日平；

宰相若知空畫諾，安得霖雨沛蒼生。

老夫曹操。漢室為臣，官拜丞相之職。今聞河北袁紹有窺許昌之意，為此老夫統領大軍，扎在白馬坡，每日操練人馬以防對敵。曾命探馬前去打探，未見回報。

探 子 (上)顏良討戰。

曹 操 再探！

探 子 得令。(下。)

宋 宪 丞相！賜我二人一將令，生擒那顏良入帳。

曹 操 你二人有此胆量？

朱 亮 有此胆量。

曹 操 好，須要小心！

朱 亮 得令。

〔宋亮、魏續接令下，內搦鼓聲。〕

探 子 (上)報，二將落馬。

曹 操 再探。

探 子 得令。(下。)

徐 晃 丞相！賜棗一只將令，生擒顏良入帳。

曹 操 好，須要小心。

徐 晃 得令。

〔徐晃接令下，內搦鼓聲。〕

探 子 (上)報，徐晃帶傷回營。

曹 操 哎呀，快快搭往后營調治。

探 子 啊。(下。)

〔二兵士扶徐晃帶傷上，過場下。〕

曹 操 哎呀！顏良如此驍勇，這……便如何是好！

張 辽 啊，丞相，若斬顏良非關羽不可。

曹 操 噯，老夫豈不知非他不可，怎奈他立功便想辭去，如之奈何！

張 辽 聞得刘备現在袁紹帳下，關羽若是斬了顏良，袁紹聞之必杀刘备，那時，關羽无处可投，必然真心輔助丞相。

曹 操 (笑)哈哈……文遠此言甚善，就命你速請關

羽，老夫在土山之上与他一同略陣。

張 辽 得令。(下。)

許 褚 丞相！何必請那关羽，待某出战，定斬顏良。

曹 操 仲康愿大战顏良？

許 褚 正是。

曹 操 好，老夫与你亲自略陣，須要小心。

許 褚 得令。——帶馬！

四兵士 (分上)啊。

〔許褚提槍上馬，四兵士引許褚下。〕

曹 操 众將，你等各執器械，隨老夫土山略陣去者！

(唱西皮搖板)

英雄虽然非袁紹，

顏良杀来也心焦。

〔四軍士，朱灵、路昭、夏侯惇，曹操上馬，同下。〕

第 二 場

〔四軍士，顏良同上。〕

顏 良 (唱西皮散板)

連斬二將如削草，

徐晃哪放某心梢！

大吼一声如虎嘯——

〔四兵士，許褚同上。〕

許 褚 (接唱散板)

来了許褚将英豪。

呔！那旁敢是顏良？

顏 良 然。

許 褚 顏良！尔有多大本領，攻取白馬坡？許老爷的威风尔可知道？

顏 良 无名小輩，倒也不曉。

許 褚 你且听道！（唱散板）

逆曳双牛誰不曉，

顏 良 （蔑笑）哈哈……（接唱）

乡下的村夫非英豪。

許 褚 （接唱）河北袁紹要拿到！

顏 良 （接唱）我要拿曹操祭宝刀。

〔二人会陣，架住，四軍士，四兵士“鑽烟筒”分下。

二人扯开，起打，許褚不敌。

許 褚 啊？

〔許褚败下。顏良追下。

第 三 場

曹 操 （內唱西皮倒板）

杀气連天紅日淡，

〔四軍士、朱灵、路昭，夏侯惇引曹操上。

曹 操 （接唱流水）

众将奋勇齐向前；

顏良小儿好大胆，
連伤我数員上将落馬前。
我命許褚将他战，
倒叫老夫把心耽，
放心不下我上土山看——

〔上山，四軍士分下。

曹 操 （接唱搖板）

但愿斬將即刻还。

〔許褚、顏良同上，起打。許褚敗下，四兵士上接战，
敗下，顏良追下。

曹 操 呀！（唱西皮散板）

只見許褚刀法乱，
又恐失机喪軍前。

夏侯惇听令！

夏侯惇 在。

曹 操 速速救应！

夏侯惇 得令。（下。）

关 羽 （內唱西皮倒板）

紧勒絲繮坐刁鞍，

〔四旗手执方旗、張辽上，馬童引关羽上，大纛旗手随上。

关 羽 （接唱原板）

浩气冲霄日光寒。
弟兄們徐州曾失散，
为保皇嫂暫归曹瞞。

身在曹营我的心在汉，
不知大哥駕可安！
孟德相邀来助战，
辞别了皇嫂到軍前。
旌旗一摆黄河岸——

曹 操 （下山，接唱搖板）

迎接將軍你上土山。

〔吹打，关羽上山，張辽随上，旁站，曹操上山，

曹 操 二將軍一路风尘，多有辛苦。

关 羽 承蒙动問。丞相相邀，有何見諭？

曹 操 只因河北顏良前来鏖战，众将不能应敌，为此
相邀將軍。来到土山一同略陣。

关 羽 待某一观，便知分曉。

〔内呐喊声。

曹 操 二將軍你看：那河北的人馬又杀来了。

关、羽 嗯。

〔許褚、顏良同上，起打，許褚败下，夏侯惇上，接战，
败下。顏良耍大刀下場，下。

曹 操 二將軍你看：河北的人馬旌旗閃耀，队伍齐
整，真不愧是雄师也。

关 羽 依某看来，河北的人馬犹如土鸡瓦犬耳！（唱
散板）

土鸡瓦犬兵十万，
有名无实何須言！

某一到疆場皆潰散，

丞相何必把心担！

〔許褚、夏侯惇同攆上，下馬。〕

許 褚
夏侯惇 顏良十分驍勇，我等難以取勝。

曹 操 前隊歸在後隊。

許 褚
夏侯惇 謝丞相。（拉馬同下。）

曹 操 朱靈、路昭。

朱 靈
路 昭 在。

曹 操 把住山口，不准放箭顏良入山。

朱 靈
路 昭 得令。（上馬，同下。）

顏 良 （內唱西皮調板）

人似天神刀光閃，

〔四軍士引顏良上。〕

顏 良 （接唱快板）

只殺得曹營心胆寒。

鞭梢一指風雲散——（接唱搖板）

大罵曹操你敢下山？

曹賊啊匹夫！你若敢下得土山，與某戰上幾個回合，
方算英雄好漢！你據山不出，真乃匹夫也！（三笑）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向四軍士）下山叫罵！

众 啊。

顏 良 (向曹操) 呸!

〔四軍士分下，顏良反下。〕

曹 操 呸! ——哎呀二將軍! 你看那顏良金盔金甲，
手執大刀踹入我營，猶入无人之境。那顏良真个是
雄將也!

关 羽 嘿，某觀顏良好似插标賣首! (唱散板)

丞相休把顏良贊，
插标賣首來向前；
馬到成功將他斬——

曹 操 哎呀二將軍! (接唱)
我營將士心胆寒。

〔朱靈、路昭反上，顏良上，起打，朱靈、路昭被杀死，
顏良下。〕

曹 操 可惜二將又死于顏良之手! 这……这便如何是
好!

关 羽 丞相且莫惊慌，待某下得山去，立斬顏良首級
來見。

曹 操 这……

張 辽 二將軍，軍无戏言。

关 羽 文远，你好小量关某也! (唱快板)

非是关某夸斗胆，
熟讀春秋志不凡。
此一番去把顏良斬，
犹如探囊取物般，

辞别丞相某就跨习鞍——(下山，接唱散板)

杀敌立功报曹瞞。

〔四旗手分上，馬童帶馬上，关羽上馬。

〔四旗手分下，馬童引关羽下。

曹 操 (笑)哈哈……(唱散板)

一見关羽下土山，
这样的虎将非等閑！

顏 良 (上，唱散板)

曹操被某杀破了胆，
并无一人敢向前。
今日要战他們哪个敢！(下馬)
得意洋洋似泰山。

〔四旗手，关羽反上，一刀杀死顏良。

关 羽 (唱快板)

赤兔追风快似电，
青龙宝刀将人餐，
今日顏良被某斩，
要报曹操这一番。

〔四旗手引关羽下。

曹 操 呀！(唱散板)

只見刀光猛一閃，
顏良首級落馬前。
捧酒下山迎好汉——

〔四軍士持酒反上，曹操下山。

〔四旗手，馬童持木桶內裝顏良人头，引关羽上。〕

关 羽 （接唱）仰仗虎威斬將還。

插標賣首請觀看——

曹 操 （看人头，笑）哈哈……（接唱）

將軍武藝果威嚴！

〔吹打，曹操敬酒，四旗手，馬童反下。〕

〔关羽、曹操同進帳，入座。〕

曹 操 二將軍立斬顏良，真是虎將也！

关 羽 區區庸才何足道哉！某有一三弟姓張名飛字翼德，在萬馬軍中取上將首級，猶如探囊取物一般。

曹 操 （驚訝）唔呵呀！這樣虎將還不足為奇，他有一三弟張翼德，猶恐忘懷——眾將！

眾 有。

曹 操 筆硯伺候，記在袍襟之下。

〔“急三鎗”牌子，軍士遞筆墨，曹操擦袍襟寫名。〕

曹 操 待曹某奏聞天子，另有封贈。后帳備酒，與二將軍賀功。

关 羽 討擾了。

曹 操 （笑）哈哈……

〔“尾聲”。四軍士，关羽，曹操先后下。〕

——劇終

尾 家 庄

前 記

梁山宋江欲攻下强敌祝家庄，因恐扈家庄扈三娘（祝家庄祝彪的未婚妻）发兵来援，乃决定帶領众好汉下山，集中力量先将扈家庄消灭。

扈三娘甚是驍勇，在交战中擒去王英，战敗宋江并将私自下山前来救应的李逵打伤。最后，終为林冲所擒，扈家庄的势力遂被消灭，扈三娘也投了梁山，做了首領。

这个剧本是依据一般舞台流行本由中国京剧院演員李金鴻、霍德瑞和該院文学組共同整理的。

剧中人物

黄 信 (生)	郑天寿 (生或淨)	石 秀 (武生)
楊 林 (淨)	楊 雄 (生)	王 英 (武丑)
李 逵 (淨)	秦 明 (淨)	吳 用 (生)
公孙胜 (淨)	宋 江 (生)	扈三娘 (武旦)
林 冲 (武生)	八兵士 (上手)	四女兵
四庄丁	藏旗手	

第 一 場

〔黄信、郑天寿、石秀、楊林、楊雄、王英、李逵、秦明同上。〕

众 (同唱“粉蝶儿”)

占水泊替天行道，
忠义堂摆列着旌旗枪刀。

众 某——

黄 信 黄信。

郑天寿 郑天寿。

石 秀 石秀。

楊 林 楊林。

楊 雄 楊雄。

王 英 王英。

李 逵 李逵。

秦 明 秦明。

黃 信 众家哥弟請了。

众 請了。

黃 信 大哥排山，你我两廂伺候。

众 請。

〔发点，四兵士、吳用、公孙胜、宋江同上。〕

宋 江 （接唱“粉蝶儿”）

众英雄聚义山崗，

杏黃旗云中蕩除霸安良。

众 參見大哥。

宋 江 众家兄弟免礼。

众 謝大哥。

宋 江 （念詩）威风凜凜坐梁山，盖世英雄非等閑；

除暴安良本夙愿，不与奸佞共一天。

宋 江
吳 用
公孙胜 某——

宋 江 及时雨宋江。

吳 用 智多星吳用。

公孙胜 入云龙公孙胜。

宋 江 可恨祝扈二庄苦苦与我梁山作对。吳賢弟！

吳 用 大哥。

宋 江 有何妙計？

吳 用 待小弟略施小計，管叫他拱手來降。

宋 江 如此就請賢弟傳令。

吳 用 遵命。——石秀听令。

石 秀 在。

吳 用 命你扮作樵夫模樣，探听祝家庄地理虛實，不得有誤。

石 秀 得令。(下。)

吳 用 楊林听令。

楊 林 在。

吳 用 命你扮作道士模樣，暗地保護石秀，不得有誤！

楊 林 得令。(下。)

吳 用 楊雄听令。

楊 雄 在。

吳 用 令你解押糧草，不得有誤！

楊 雄 得令。(下。)

吳 用 王英听令。

王 英 在。

吳 用 命你去到扈家庄，攻打頭陣，不得有誤！

王 英 得令。(下。)

吳 用
公孫勝 但愿大哥此去旗开得胜，

众 馬到成功。

「四兵士、黃信、鄭天壽、秦明、宋江同下。李逵氣

憤不平地隨哭用、公孫勝同下。

第 二 場

李 逵 (內)走哇!(上唱西皮散板)

忠義堂上將派定，

不由咱李逵怒氣生。

咱，黑旋风李逵。大哥攻打扈家庄，众家哥哥俱已差遣，把俺李逵一字不提。是俺心中不憤，私自下得山来，寻一酒館沽飲几杯；倘遇机会我就杀——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唱流水)

不遵將令山下奔，

黑旋风心中自思忖；

从来不怕天和地，

一心幫助宋公明；

不是他武艺降住俺，

义气打動咱的心。

此一番去到那兩軍陣，

我杀得他丢盔卸甲，卸甲丢盔忙逃身。

甩开了大步急忙朝前进——(接唱搖板)

寻找酒館飲杯巡。

〔抽头，李逵下。〕

第 三 場

〔“风入松”牌子，四兵士、黃信、郑天寿、秦明引宋江上。〕

宋 江 前导为何不行？

众 来到扈家庄。

宋 江 人马列开。

众 啊。

宋 江 (看) 唔呵呀，好一座凶险的大庄院！——众家
兄弟！

众 有。

宋 江 安营扎寨者。

众 啊。

〔急急风，众同下。〕

第 四 场

〔扈三娘上，起霸。〕

扈三娘 (唱“醉花阴”)

披挂整齐凤翅飞，
耀旌旗灿烂也那云霞碧。
凭着俺这神威，
百忙里炮似轰雷，
猛冲入罗网重围。
也顾不得临阵前万敌施威，
急加鞭龙驹云催，
管教他血染征袍回。

俺，一丈青扈三娘。正在花园游玩，忽然庄丁来

报，梁山宋江带领人马，前来攻打我庄；为此全身披挂，提防对敌。

〔四女兵、四庄丁、纛旗手暗上。

扈三娘 宋江啊宋江！这才是太岁头上动土。——众庄丁。

众 有。

扈三娘 随你姑娘出庄观阵者！

众 啊。

扈三娘 (唱“喜迁莺”)

俺只见——

旌旗蔽日，

猛听得鼙鼓声摇，蹀也么蹀！

堪笑他熊落谷里，

恁怎能生双翅飞出重围！

探子 (上) 报——王英讨战。

扈三娘 再探！

探子 是。(下。)

扈三娘 带马！(接唱“前腔”)

我提画戟，管教他人头落地，

啊俺，俺可也勇冠强敌。

〔众引扈三娘下。

第五场

〔王英上，走矮子，起霸。

王 英 (念詩)自幼生來矮小，愛喜棍棒槍刀；

上陣不用戰馬，全凭縱跳翻高。(四兵士

暗上)

俺，矮脚虎王英。奉了宋大哥將令，帶領眾家弟兄，攻打扈家庄。——眾弟兄。

眾 啊。

王 英 扈家庄去者。

眾 啊。

〔抽頭，四兵士下，王英走矮子下。〕

第 六 場

〔四女兵、四庄丁、扈三娘、纛旗手同上。〕

扈三娘 (唱“刮地風”)

哎呀，哎！

又只見陣勢飄渺繞旌旗，

這戰場等閑看覷！

不許他拔寨歸山里，

俺可也氣吐虹霓。

〔四兵士、王英上，二龍出水，合陣。眾兵分下。〕

王 英 (自語)好一高大婆娘！

扈三娘 (同時)好一矮小漢子！(輕視王英，不肯與戰。)

王 英 扈三娘！聞得你武藝高強，今日見了俺，敢身怯戰？

扈三娘 住了！看你身体不满三尺，敢与你姑娘交战？

王 英 住口！自古道：泰山高遮不住太阳，秤砣小能压千斤。今日战你不过，情愿与你作……

扈三娘 作什么？

王 英 作个女婿。

扈三娘 呸！好贼子！（接唱“前腔”）

我笑——

笑着那毛贼无见识，

怎知俺枪法无敌！（抽头，对阵）

觑着俺汗淋淋忙躲避，

俺这里何曾用力。（抽头，对阵）

俺可也只手扫平你，

一霎时将贼擒捉。

〔二人开打，扈三娘战败，向王英摆手退下。〕

王 英 且住！扈三娘上得阵来，未战三两回合，她就败下阵去，莫非她心中有了我了！——呋，扈三娘慢走，俺王英赶你来了。（下。）

第 七 场

扈三娘 （上）且住！王英来得厉害。——众庄丁！

〔四女兵、四庄丁两边上。〕

众 有。

扈三娘 絆馬索伺候！

众 啊!

〔众归下场門斜門，暗設絆馬索。王英上，开打，被擒，
众归两边。〕

众 王英被擒。

扈三娘 好賊子！(唱“前腔”)

这才是狹路相逢难逃避。

众庄丁，将王英吊在高杆之上！

王 英 嘿！

〔二庄丁押王英下。随即上。〕

探 子 (上)报。前面已是宋江营盘。

扈三娘 再探。

探 子 啊。(下。)

扈三娘 众庄丁。

众 有。

扈三娘 随你姑娘踏宋江营盘者！(唱“水仙子”)

恨恨恨小毛賊，

恨恨恨小毛賊，

怎怎怎逃俺虎穴龙潭地；

他他他那里珠泪惨凄凄，

俺俺俺生擒把賊悬提。

似似似似大鵬展翅飞不起，

有有有神道难逃网哉！

杀杀杀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馬蹄，

斬斬斬斬尽了殘兵敗卒——

管管管管教他片甲不存，死如泥！

〔四女兵、四庄丁下，扈三娘下。〕

第 八 場

〔急急风，宋江等站門上。二兵士上。〕

二兵士 王英被擒。

宋 江 众家哥哥，

众 有。

宋 江 奋勇当先！

众 啊。

〔扈三娘等上，二龙出水，扈三娘与宋江等起打，倒脱靴，众梁山将下，扈三娘挑宋一将擒背。四女兵、四庄丁追下，扈三娘要下场下。〕

第 九 場

李 逵 （内）走！

〔“水底鱼”，李逵上，内插鼓声。〕

李 逵 且住！后面喊杀之声，登高一望。

〔宋江等过场败下。扈三娘追上，李逵截住。〕

李 逵 （自语）好一个高大婆娘。

扈三娘 （同时）好一个黑汉子。——呔，何人挡住你家姑娘的去路？

李 逵 你李逵爷爷在此。俺这一斧劈尔两段。

扈三娘 着打!

〔二人起打，扈三娘抽李逵搶背，亮相，下。①〕

李 逵 (从地上爬起)嘿，只望下得山来擒那扈三娘，不想被她这一枪，扎了一个大窟洞。(撫伤)唔呵呀！好不痛杀人也！(唱“尾声”)

私下山林为忠义，
遇婆娘枪法无敌；
恨不得板斧来劈，
方消俺胸中气。

真真的痛杀人也！（撫伤下。）

第 十 場

林 冲 (内唱西皮倒板)

威风凛凛出虎帳，

〔“急急风”，八兵士，四梁山将引林冲上。〕

林 冲 (接唱快板)

弟兄个个气軒昂。

忆昔当年遭罗網，

① 此場扈三娘手使双月牙大戟。为了使扈三娘能耍下场下，此处也可分两場处理。即先将李逵打下，然后，在下一場再 将李逵扎伤。

帶刀誤入白虎堂；
草料場中命險喪，
豪傑一怒上山崗。
軍師命我領兵將，
前來攻打扈家庄。
抖擻精神戰場上——（接唱搖板）
要把二庄踏平陽。

〔衆同下。〕

第十一場

〔三通鼓，林冲等人、扈三娘等人兩邊斜門上，林、
扈會陣架住，衆鈐翎筒，各站一條鞭。〕

林 冲 （唱西皮搖板）

催馬來在戰場口，
銀槍一杆鬼神愁；
萬馬軍中為教首，
誰人不知豹子頭！

扈三娘 住了！（唱搖板）

女將威名貫九州——

〔扈三娘與林冲小開打——一合，兩合，么二三，一
擡，拉開。〕

扈三娘 （接唱）兩戟能取項上頭，

勸你馬前卸甲冑，

稍若迟延一命休。

林 冲 住了！(唱搖板)

一来一往龙虎斗，

扈三娘 (接唱)不灭贼子誓不休。

林 冲 (接唱)催动坐骑銀枪抖——

〔扫头，挖萝卜，架住，众鑽烟筒下。二人打快枪，双收下。

〔双方兵将起擋子，場上留二梁山将，扈三娘执大刀上，打三见面，接七股擋，林、扈双亮相，扈下。

〔再起擋子，林冲打众庄丁下。

〔扈三娘执鞭上，打林冲下，扈三娘接战八将，打出手换兵器，扈接住大枪，打众下，扈要大枪下場，下。

〔林冲等人挖門上。

林 冲 众家哥弟，絆馬索伺候！

众 啊。

〔扈三娘上，被擒。

林 冲 (三笑)哈哈，哈哈，啊哈哈……

〔尾声，众押扈三娘下，林冲下。

—— 剧終

白 良 关

前 記

唐朝大将尉迟恭(即尉迟敬德)铁匠出身。当年曾自鑄雌雄鋼鞭一对；离家投軍时，正当妻子梅秀英身怀有孕，即将其中的一只留給妻子，并在鞭上刻好未产儿“尉迟宝林”的名字。夫妻各执一鞭，約为日后团聚的凭証。

敬德去后不久，北国犯境，梅秀英被刘国桢掠去，强逼为妻；为了保全尉迟后代，她只得忍辱从权。

二十年后，尉迟恭作了唐朝将帅，因奉命征剿边乱，兵到白良关，与刘国桢对敌。这时，尉迟宝林已在北国营中长大成人，练就全身武艺；在交战中，父子互不相識；后經秀英对子道破前情，尉迟父子才得对鞭相認。宝林立即回营杀死刘国桢，唐兵遂破白良关。

这个傳統剧目又名《父子会》是舞台上相当流行的花臉戏。原本前場有徐勣金殿遣将、尉迟恭說梦、徐勣圓梦等情节，既涉及迷信，也很拖沓；近年演出中，此場多已不演，此外，还删去末場梅秀英悬梁自尽的場子。剧本是依据中国京剧院演出本，由該院文学組修訂的。

剧中人物

刘国楨 (淨)	尉迟恭 (淨)	尉迟宝林 (淨)
程咬金 (丑)	秦 琼 (生)	梅秀英 (旦)
四北兵 (下手)	四唐兵 (上手)	探子
北国四兵士 (龙套)	唐营四军士 (龙套)	

第 一 場

〔“风入松”牌子、四北兵引刘国楨上。〕

刘国楨 某，刘国楨，今有唐将兴兵前来，岂能容他猖狂。——儿郎的。

众 有。

刘国楨 迎敌者。

众 啊。

〔四唐兵引尉迟恭上，会陣。〕

尉迟恭 呔！馬前来的敢是刘国楨？

刘国楨 然。

尉迟恭 刘国桢！大兵到此，还不下馬投降。

刘国桢 一派胡言，看枪！

尉迟恭 看鞭！

〔二人起打，众兵分下，刘国桢败下。

尉迟恭 追！

〔四唐兵上，过場引尉迟恭追下。

第 二 場

刘国桢 （內唱西皮倒板）

两軍陣前打敗仗。

〔四軍士引刘国桢上。

刘国桢 （接唱搖板）

某家出兵帶了伤。

将身且坐牛皮帳——

上不得陣来逞不得强！

尉迟宝林 （內）走哇！（上）

哇呀呀……（唱西皮散板）

跑馬射箭精神爽，

忽听人馬鬧嚷嚷。

迈步且进牛皮帳——（进帳。）

刘国桢 咳！

尉迟宝林 啊？（接唱）

咳声叹气为哪桩？

刘国楨 儿啊！（唱散板）

唐将差来一虎将，

为父出兵带了伤。

尉迟宝林 哎呀！（接唱）

听说爹爹带了伤，

不由豪杰怒满膛，

几匹马单枪把阵闯，

杀死敬德灭唐王。

刘国楨 儿啊！（接唱）

为父难胜尉迟将，

小小年纪休逞强！

尉迟宝林 （接唱）爹爹休把儿小量，

定会那尉迟恭比个弱强。

爹爹！孩儿每日在后花园中跑马射箭，练就全身武艺，可以胜得过唐将。

刘国楨 我儿有此胆量？

尉迟宝林 有此胆量。

刘国楨 好，披挂去吧！

尉迟宝林 遵命。（下。）

〔四北兵暗上。〕

刘国楨 儿郎们！

众 啊。

刘国楨 此番少爷出兵，尔等鞍前马后须要小心，听某一令！（唱散板）

少令年幼性情剛，
從來不曾上戰場。
此番出兵到陣上，
鞍前馬后要提防！

众 啊。

〔尉迟宝林上。〕

尉迟宝林 帶馬！

〔四軍士、刘国楨、四北兵、尉迟宝林分下。〕

第 三 場

〔四唐兵引程咬金，四北兵引尉迟宝林分上。〕

尉迟宝林 呔！馬前来的可是尉迟敬德？

程咬金 老夫程咬金，吃俺三斧！

尉迟宝林 看鞭！

〔四唐兵、程咬金敗下。〕

尉迟宝林 儿郎嘍！高声叫罵，单要那尉迟敬德出馬！

众 啊。

〔众同下。〕

第 四 場

〔四軍士引尉迟恭、秦琼上。〕

秦 琼 〔唱西皮搖板〕

可恨周剛真胆大，（接唱快板）
他要夺我主錦中华。
本帅奉命兴兵馬，
扫平賊寇定邦家。

程咬金 （上，唱西皮流水）

小將臂力真叫大，
手执鋼鞭似鉄塔；
一鞭打下千斤重，
震得我头昏眼又花。

參見元帅，末將交令。

秦 琼 勝負如何？

程咬金 大敗而回。

秦 琼 軍家勝敗，古之常理，隨營調遣！

程咬金 謝元帅。（下。）

探 子 （內）報！（上）

小將討战，单要尉迟老将出馬。

尉迟恭 （精神一振）再探。

探 子 啊！

〔探子下，四唐兵暗上。〕

尉迟恭 （唱二黃散板）

唐朝国公十八家，
提名道姓要某家。
人来！带过爷的馬！
去到陣前会娃娃。

〔四唐兵引尉迟恭下。〕

秦琼（唱散板）

这一員小將真胆大，
单要尉迟去会他。
人来与爷带战馬——（上山，接唱）
观看两家动杀法。

〔四唐兵引尉迟恭上。〕

尉迟恭（唱二黄散板）

跨下一匹烏騅馬，
打將的鋼鞭手中拿。
三軍与爷把陣罵——

〔四北兵引尉迟宝林上。〕

尉迟宝林（接唱）来了宝林小豪家。（看尉迟恭）

这一老将威风大，
水磨鋼鞭手中拿。
問声老将名和姓？

尉迟恭 娃娃！（接唱）

你老爷尉迟敬德……

尉迟宝林 咋！

尉迟恭（接唱）保唐家。

尉迟宝林 咋咋……哇呀呀……（唱散板）

伤父的仇人就是他，
不由豪杰咬鋼牙。
水磨鋼鞭分上下——

〔扫头，众兵士分下，二人交战，双收下。〕

秦琼 呀！（唱散板）

尉迟老将威风大，
小将膂力果不差。
二人难以分上下，
尉迟老将难胜他。（想）
暂且鸣金令传下，
再想良谋胜娃娃。

〔四唐兵、尉迟恭上，四北兵、尉迟宝林上，接战。鸣金，秦琼等下，尉迟恭停战。〕

尉迟宝林 老将敢是怯战？

尉迟恭 娃娃！非是老爷怯战，俺国元帅鸣金收兵，明日再战。

尉迟宝林 明日来者？

尉迟恭 君子。

尉迟宝林 不来？

尉迟恭 嗯，岂肯失信于你。

尉迟宝林 好。——儿郎嘁！

四北兵 啊。

尉迟宝林 收兵！

四北兵 啊。

尉迟宝林 （笑）哈哈，哈哈，啊哈哈……（下。）

〔尉迟恭挥手命四唐兵回营下。〕

尉迟恭 （捧须慨叹）老了！（下。）

第 五 場

〔四軍士引刘国楨上。〕

刘国楨 (念)我儿去出兵，未見轉回程。

〔四北兵引尉迟宝林上，四北兵下。〕

尉迟宝林 參見爹爹。

刘国楨 罢了，勝負如何？

尉迟宝林 两下不分胜敗，明日再战，定取那賊的黑
头。

刘国楨 好，我儿后堂見過你的母亲！

尉迟宝林 遵命。

刘国楨 (念)前堂遵父命，

尉迟宝林 (念)后堂見母亲。

〔众分下。〕

第 六 場

梅秀英 (上，唱二黃原板)

想当年夫投軍杳无音信，
恨强人行霸道玷辱奴身；
都只为身怀孕难以自尽，
为姣儿我只得忍辱偷生。

尉迟宝林 (上,唱搖板)

在陣前遇老将威风凛凛,
大战了数十合强弱未分。
在前堂遵父命二堂来进——
母亲台前几問安宁。

孩儿参见母亲。

梅秀英 儿啊, 全身披挂与何人交战?

尉迟宝林 孩儿与唐将交战。

梅秀英 胜负如何?

尉迟宝林 两下交兵不分胜败, 他国元帅鸣金收兵, 明

日孩儿出馬定取那贼的黑头。

梅秀英 你可曾問过来将的名姓?

尉迟宝林 复姓尉迟名恭字敬德。

梅秀英 怎么讲?

尉迟宝林 尉迟敬德。

梅秀英 (哭) 喂呀……(唱二黄散板)

听一言来痛伤情,
十数载的冤仇似海深。
我把此事对儿論,
含羞带愧难出唇——

儿啊!

刘国楨不是儿的亲……

尉迟宝林 亲什么?

梅秀英 儿啊!(接唱)

亲生父。

尉迟宝林 啊？

梅秀英（接唱）尉迟老将是儿的爹尊。

尉迟宝林 咋咋咋，哎呀！（唱散板）

誰不是亲来誰是亲？

倒叫豪杰解不明。

走上前来忙跪定，

快对孩儿說詳情。

梅秀英 我儿起来，坐下讲！

尉迟宝林 謝母亲。

梅秀英 儿啊，你我母子本不是此地人氏。

尉迟宝林 哪里人氏？

梅秀英 乃是山西馬邑县人氏。

尉迟宝林 因何至此？

秀梅英 只因当年你父投軍，一去数載杳无音信。又遇刘国楨作乱，犯进馬邑县，将为娘强霸为亲；我本当自尽一死，怎奈身怀你这小冤家。你父临行之时，留下鋼鞭一只，上鑿“尉迟宝林”四字，是他言道：若生一子，就是此名；日后相会就以此鞭为証。儿的兵器在此，你仔細地看来！

尉迟宝林（看鞭，念）尉迟宝林。（想起老将的名字）尉迟敬德。哎呀！（唱散板）

鋼鞭之上鑿名姓，

反把仇人当爹尊。

母亲在此将儿等——

梅秀英 哪里去？

尉迟宝林 母亲！（接唱）

孩儿去杀那刘国楨。

梅秀英 待等明日与你父相見，說明此事，也还不迟。

尉迟宝林 孩儿恶气难忍。

梅秀英 暫将恶气吞腹內。

尉迟宝林 今晚暫作懵懂人。嘿！

〔梅秀英，尉迟宝林同下。〕

第 七 場

〔四軍士，程咬金、尉迟恭同上。探子上。〕

探 子 小將討战，单要迟尉老将出馬。（下。）

尉迟恭 帶馬！（唱：二黃散板）

昨日陣前大交兵，
娃娃的武艺果然能。
人来与爷把馬順——

秦 琼 須要小心。

尉迟恭 元帅！（接唱）

去到陣前某見机而行。

〔四唐兵引尉迟恭下。〕

秦 琼 （唱散板）

老将上馬威风凜，

且听探馬报軍情。

〔四軍士、程咬金、秦琼同下。〕

第 八 場

〔四北兵引尉迟宝林上。〕

尉迟宝林 (唱：〔黄散板〕)

三軍远远齐排陣，
奉母之命認爹尊。
催馬加鞭唐营奔——
尉迟老将还不出兵！

〔四唐兵引尉迟恭上。〕

尉迟恭 啊？(唱散板)

昨日陣前饒儿的命，
今日你还敢送殘生！
水磨鋼鞭朝下打——

迟尉宝林 (架住，接唱)

叫老将慢动手某有話云。

尉迟恭 娃娃，敢是怯战？

尉迟宝林 老将！非是某家怯战，此地窄小，无法交
战。你来看——前面有一柳林，你可敢去？

尉迟恭 娃娃！任尔設下虎穴龙潭，你老爷何惧！

尉迟宝林 你要来呀！

尉迟恭 怎的不来？

尉迟宝林 你要走！

尉迟恭 走！

尉迟宝林 （唱散板）

叫声老将忙随定——

〔四北兵、尉迟宝林同下。〕

尉迟恭 啊？（接唱）

这娃娃有什么巧计生！

〔四唐兵、尉迟恭同下。〕

第 九 場

尉迟宝林 （上，唱二黄散板）

催馬加鞭到柳林，

不見唐營众三軍。

甩鐙离鞍下了馬——

老将到来把前事說明。

尉迟恭 啊？（上，唱散板）

娃娃設下誑軍計，

想誑你老令万不能。

你老令日搶三关夺八寨，

夜探柏壁介休城，

唐天子脱袍卷鞭某才归真主——

娃娃！

誰不聞名害头疼！

尉迟宝林 老将！（唱散板）

老将不必起疑心，
我是你孩儿要認……

尉迟恭 認什么？

尉迟宝林 哎呀！（接唱）

認爹尊。

尉迟恭 呸！（唱散板）

战某不过就归順，
为什么临陣認爹尊？

尉迟宝林 老将！（唱散板）

祖居山西馬邑县，
我母名叫梅秀英。

尉迟恭 呀！（唱散板）

这娃娃提起了梅秀英，
想起了当年不消停。
祖居山西馬邑县，
我每日里打鉄度光阴。
爱喜武艺无兵刃，
打造了雌雄鞭二根。
某家山后投幼主，
我妻怀胎未降生；
若是生下个男儿汉，
这鋼鞭上鑿的是尉迟宝林。
我屡次修書不見信，

莫非相逢在柳林！
别的来历我不問——

娃娃！

陣前認父有何物为凭？

尉迟宝林 老将！（唱散板）

老将与我要凭証，
現有鋼鞭作証凭。

尉迟恭 （接鞭看，念）尉迟宝林，（看自己的鞭，念）尉迟敬
德。——唉！儿呀！（唱散板）

一見鋼鞭果是真，
我父子相逢在柳林。
鋼鞭帶起我那姣生的子——

尉迟宝林 （接唱）爹爹快去灭仇人。

尉迟恭 （接唱）为父仇人哪一个？

尉迟宝林 （接唱）白良关内刘国禎，
当年打搶那馬邑郡，
强逼我母成了亲。

尉迟恭 啊！（唱散板）

我儿前面把路引！
为父杀死那刘国禎。

尉迟宝林 且慢！（接唱）

容儿先把城池进，
爹爹随后統雄兵：
假战三合儿敗陣——

〔二人假意起打，尉迟宝林作败状下。

尉迟恭（接唱）鋼鞭一举叫三軍！

〔四唐兵上，过場下，尉迟恭追下。

第 十 場

〔刘国楨上。

刘国楨（念）战鼓冬冬响，且听报端詳。

尉迟宝林（上）看鞭！

刘国楨 哎呀！

〔刘国楨被打死，四唐兵引尉迟恭上。

尉迟恭 那賊可灭？

尉迟宝林 那賊已灭。

尉迟恭 随为父寻找你母，同回龙棚！

尉迟宝林 是。

尉迟恭 随我来呀！（笑）哈哈……

〔众同下。

——劇終

一九五九年五月五日

統一書號:10069·231

定 价: 0.32 元